

李福清院士漢學紀功略

Boris Riftin, Sinologist and Academicia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李明濱 (Li Mingbin) *

斯人已去，風範猶存。老友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將永遠活在我們的思念裏。

我同李福清相識在上世紀 5、60 年代，那時他先來華訪問，後在校留學，我們雖然不同系，但仍是北大的同學。不過我和他相知卻始自 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初起，他經常來華，起初幾乎每年一次或幾次，幾十年來總量不計其數，我同他在北京、莫斯科、臺北等地相會也有一、二十次之多。有一次在臺灣清華大學，甚至長談入深夜，竟至夜宿他寓所。正是那一次的交談，使我萌生了為他編一本論文集的念頭。文集於 2003 年出版，題為《古典小說與傳說》。

李福清的學術成果豐碩，我記敘他成就的文章，約略也有 10 餘篇。最早的一篇為〈蘇聯漢學家李福清〉¹ 首次全面介紹他的學術活動。最近的兩篇是在拙著闢出專節，加以評述：在 2008 年的《俄羅斯漢學史》書中，概括地評介了他的學術生涯；在 2010 年的《中國文學俄羅斯傳播史》書中，評述他的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

一、俄羅斯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豐碑

李福清院士的學術成就廣受中國學界的認可和讚譽。他於 2008 年 5 月 29 日晉升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是俄國史上專以研究中國文學榮膺院士的第三人。他可與前輩——19 世紀的瓦西里耶夫院士和 20 世紀上半葉的



李福清院士（引自 <http://alimor.prost.orgwpp=2142>）

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並列為俄國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三座豐碑。

回顧歷史，中國文學傳入俄羅斯的時間，當從 18 世紀上半葉算起，有幾家雜誌時常發表中國文章的譯文。包括《易經》、《大學》、《中庸》等書

的選段和童蒙讀物《三字經》。1832 年出現了章回小說《好逑傳》的首次俄譯本。後來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完成了大量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他在 19 世紀上半葉為俄羅斯漢學的總體學科奠定了基礎。

作為俄國漢學分支學科的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19 世紀下半葉才凸顯出來。其標誌是中國文學這門課程在 19 世紀末進入高校（喀山大學、聖彼得堡大學），並出版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瓦西里耶夫著，《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瓦·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 作者現為北京大學俄語系教授。

1 李明濱，〈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國外文學》1989.1: 226-236。

中名王西裏，在喀山大學首開中國文學課，著成《中國文學史綱要》，編譯多卷中國文學作品讀本，成為文學學科的創始人，他本人也成為俄羅斯科學院第一位中國文學學科的院士。

李福清的老師瓦·阿列克謝耶夫院士 (B. M.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 尊稱阿翰林) 在 20 世紀上半葉，從翻譯古詩、《文賦》、《聊齋志異》開始，進而研究古典詩學，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最早寫出論《詩品》的專著，成為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先驅。他帶出一批門生，形成俄國漢學學派。

李福清係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莫斯科人文大學教授。迄今已用俄、中、英、德、日、韓、越等多種文字發表著作 255 篇（部）² 以上。他在 2003 年接受了中國政府教育部授予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這是授予國外最為傑出的漢語教育工作者和漢語語言文化研究者的專門獎項。他是俄羅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人。

我同李福清交往數十年，讀過不少他惠贈的著作，深感其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運用俄羅斯文學文化理

論，乃至歐洲的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將俄國的歷史詩學理論、系統研究和比較分析的方法引進到中國文學研究之中，尋找到一條適合於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路子。這是他作為第三座豐碑的標誌，也是他超越前輩的創新之點，自然使他的研究別開了生面，當然也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經驗，可資借鑒。

二、漢學成就涵蓋五大領域

李福清的中國文學研究有著多方面的成就。他 1932 年出生於列寧格勒。中學時代就喜愛文學，尤其想學漢語，以便將來研究中國文學。1950 年考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文科，1955 年畢業後到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研究東方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他初上大學時，就已經從過去由中國境內移居俄國的回族人學習漢語口語。那些中國回族的後代聚居在蘇聯中亞地區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境內。稱為東干人。他們所使用的東干語是甘肅、陝西方言基礎上發展來的。李福清到了那裏，既學會話，又採錄他們的口傳民間文學。他大學期間在阿翰林門下受過正規的漢學教育，在古漢語、古文字學、史學等方面都有堅實的基礎。後來又得到著名民間文藝學家、神話學家普羅普、契切羅夫等的指導。

他在 50 年代搜集到大量有關孟姜女故事的資料，做了深入細緻的分析綜合，60 年代寫成「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1961）」長篇論文，獲得副博士學位。接著從民間文學轉向中國通俗小說，探討二者的關係。在認真分析大量有關「三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的基礎上，70 年代寫出《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各種口頭和書面異體》（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專著，獲得博士學位。³ 隨後他對中國古代通俗小說進行歷史



作者與李福清（左）院士於北京大學人學研究中心合影

2 [俄] 李福清著，李明濱編選，《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466。

3 中譯本書名為《〈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溯源，以研究所得寫成《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От мифа к роману. 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⁴至此，李福清已完成他的三部主要論著。

在神話研究方面，還有《中國神話》（1987），為《世界神話》百科辭典（下冊，1980-1967）撰寫的有關中國神話的詞條三百餘條，其中作為緒論的《中國神話論》尤其受重視。⁵

他除了上述專著，還寫了許多關於中國原始文學、民間文學、通俗文學、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文章。中國文學之外，像蒙古、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文學，他也做了評論或介紹。從這點看，他不僅是漢學家，而且是東方學家。

他學術成績卓著，70年代已經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漢學家。他於1987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在李福清多方面的學術成果中，為他贏得國際聲譽的，主要有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著述。有關他在中國民間文學，包括神話方面的學術成果，已由我國民間文學專家馬昌儀編選成《中國神話故事論集》，並翻譯出版。⁶

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鍾敬文在為該書寫的〈序言〉中給李福清以高度的評價，認為後者知識博洽、有科學敏感性、論證的態度嚴肅與公允相結合，以及其科學的分析能力，特別是善於採用系統論觀點和結構分析方法。這位中國民間文藝學的老前輩讚賞李福清「對民間文學、通俗文學的探索和闡釋」，說：他理論所涉及的領域，有好些在我們也是頗感生疏的，如對於文學，特別群眾文學體裁間關係的研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還說，李福清「提出了許多民間文學上有意義的問

題，有的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論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學力」。

李福清搜集研究資料之多和全。也極受我國專家的稱讚，例如他給中國28個省的文聯都發信，請求代為收集有關孟姜女的故事及材料，所得資料非常豐富。有許多是我國孟姜女研究者從未提及的。我國鄭振鐸和顧頡剛這兩位前輩學者為此對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李福清大加讚揚。又如他為蘇聯《世界神話》百科辭典和已出版的《神話辭典》撰寫的有關中國神話的詞條達數百條之多。「有一些是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中所沒有的」。

馬昌儀斷定李福清的研究有「獨特的個性」，那就是把俄國歷史詩學傳統運用於中國文學的分析和研究。其具體表現為：「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原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論（特別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為依據。二、重視系統研究。內容與形式關係密切，根據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研究對象，採用不同的方法；結構論、符號學、統計學等等，但方法只是手段，不能成為指導原則而起主宰作用。三、遵循歷史詩學原則，把在發展中研究（歷時的）與在聯繫中研究（共時的）有機結合起來。四、從詩學的、審美的角度研究民間文學，強調民間文學的社會功能和認識功能。五、作風嚴謹，重視資料工作」。⁷

李福清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俄國專家學者的肯定。他的〈論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及其作者〉、⁸〈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傳統因素〉、⁹〈蘭陵笑笑生和他的長篇小說《金瓶梅》〉¹⁰等文以及研究蒙古、回族創作的文章都已譯成中文介紹給我國讀者。當他1986年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在大會上

4 李福清著，馬昌儀編選，《中國神話故事論集》，頁13-83。

5 同上註。

6 同上註。

7 馬昌儀，〈關於李福清孟姜女研究專著的概述〉，顧頡剛、鍾敬文，《孟姜女故事論文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頁180-200。

8 中譯文見《文藝理論研究》1986.4。

9 中譯文見《當代文藝探索》1987.2。

10 中譯文見《文藝理論研究》1986.4。

作「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傳統成分」報告時，曾備受讚揚。著名作家王蒙認為他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是創造性的，用比較的方式分析中國當代小說，其手法與古典暗中契合。他的角度獨特，提法新穎，很有內容。王蒙說，李福清「對於中國古典小說傳統技巧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運用」「分析得細緻精當，在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中國人」。¹¹

李福清對中國神話學的貢獻可以概括成三個方面：一是向蘇聯及世界讀者介紹中國神話。為中國神話進入世界神話之林，進入各國神話學家、民族學家、原始文化史家的視野做了大量的工作。二是對中國神話的理論建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三是為構建中國古神話作了努力。按照他的主張，由於缺乏系統的整理而顯得散亂，因此中國神話「要以整體的觀點去研究，典籍神話，活神話，文獻的，書面的，口頭的，文學的（小說、講史、演義、平話、說唱文學等），藝術的（墓雕、石刻、壁畫、年畫、插圖等等），大凡與古神話有關的，都是構建中國古神話的材料，不可偏廢」。¹²

由此他把中國神話從總體上分成四大體系：¹³

（一）中國遠古神話，借幾部古籍中的（片斷）記載得以重構，其特徵之一是「神話人物的歷史化」，神話人物「被闡釋成上古的歷史人物。地位顯赫者成帝王，次之為臣相，餘則類推」。作者說：「神話英雄的人化是中國神話所特有的現象，而神話的歷史化加速了這——人化的過程」。

（二）道教神話，西元初年「道教哲學家把古代民間崇拜與薩滿信仰熔於一爐，演變為宗教」。他們按自己需要吸收某些古神話形象（黃帝、西王母）。認為蓬萊、方丈、瀛洲這三個神山的傳說，其觀念是從中國遠古神話中借用來的，又說道教神話的主人公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驅鬼道士」和「成千的仙人」以及「各路神祇」。他們受轄於三種抽象而神秘的象徵：太初、太素、太易，後來逐漸人化，「變成老子、黃帝和盤古」。

（三）中國佛教神話，西元初年佛數連同一整套發達的神話體系自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它「適應中國條件的需要」，「利用了中國古神話的某些情節，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中國人為主人的佛教人物，如觀音菩薩」等。還有，「在中國，對地獄及名目繁多的審判的細節描寫，則是佛教影響的產物」。

（四）後世民間神話，即「形形色色古老的或再生的民間信仰」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聖人以及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各路英豪」。與遠古神話人物的歷史化過程相反，「各式歷史人物經歷了神化的過程」。李福清認為「10世紀末，中國原有的幾個神話體系日趨融合」。「把道教、佛教、民間神話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英雄聯合成一個統一的體系」。

〈中國神話論〉是為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一書俄譯本再版（1987）寫的後記。這篇8萬多字的長文，進一步發揮了李福清的中國神話理論，包括比較研究方法在神話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其中〈中國古神話研究史試探〉一節系統論述了中國和各國神話學者所著中國神話文、論中的主要觀點，並分析其得失，有著開創的意義。文後所附中國神話研究目錄索引，據李福清說，它比正文的意義更大，因為這是迄今最全的目錄，俄文、西文、中文（大陸、港臺、新加坡等）的書（文）目已盡數囊括於其中。¹⁴

綜上所述，李福清在研究中國民間文學（包括俗文學等）和書面文學（從古典到現當代）兩個領域已有重大進展，從80年代起又向民間文化和臺灣原住民文化兩個領域拓展。

他為老師阿翰林整理出版的年畫論著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也梳理了早年自身所積累的年畫藏品，從此開創了一個新的領域：民間文化研究。他廣泛宣傳和介紹中國年畫，不但通過報刊和廣播宣傳遠播海外，而且親身奔赴東德、東歐各國，直至大陸、香港、臺灣各高校講學。內容已出版成一系列論著：其一為全面考察中國

11 曉蓉，〈王蒙盛讚中國文學國際討論會〉，《文藝報》1986.11.15，第1版。

12 同註4。

13 同註4。

14 同註4。

年畫，把俄國各地所藏年畫做出整理和歸納；其二分析年畫的式樣、作者、產地、題材，以及繪畫技藝都做詳細的說明，這就充分顯示他的才能以致令中國同行信服；其三為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比中俄兩國版畫的差異和特點，並有重大的收穫，在俄國發現了大批在中國已失傳的古代年畫，這更贏得中國學者的敬重。

90年代他走上新的高度：臺灣原住民文化研究，他赴臺將近10年，進行艱苦的調研，認真彙集資料，可謂碩果累累，成了該領域的開創者。

李福清的漢學成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領域，或曰第五個領域：發現多種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他曾經對我說，他的學術生涯可以寫成一部《一個俄國漢學家的西遊記》。記兩件事：一是在海外宣傳中國文化，一是考察西方還保存著多少中國已失傳了的中國古籍。

李氏陸續發表多篇文章披露考察的成績。比如〈前所未聞的《紅樓夢》抄本〉（與孟列夫合寫，1964）、〈中文抄本、刻本尋訪記〉（1965）、〈蘇聯漢學圖書館藏的中國章回小說〉（1983）、〈紅樓夢年畫在蘇聯〉（1986）、¹⁵〈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所藏漢文珍本目錄〉（1992）、〈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1993）、〈小說《姑妄言》抄本之發現〉（1997）。¹⁶

李福清院士的貢獻巨大，他繼承了前輩，開展漢學研究，當20世紀下半葉俄國漢學內中國文學學科全面發展，走向輝煌，學者人才輩出，燦若星辰的時候，李福清便成了其中的皎皎者。20世紀俄羅斯在中國文學各領域的研究成果，包括翻譯和研究著作計數在100部以上。¹⁷漢學隊伍強大，僅計副博士以上有612人，其中文學研究者145人，¹⁸占總數的1/4。

三、治學方法的三個特點

李福清留給後世的重要遺產還有一項，是他的治學方法。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學術方法，是深廣開掘、

比較研究和田野調查三種。

（一）深廣開掘

李福清銘記導師契切羅夫的指導：「選題要小，開掘要深」，從研究工作一開始，就精選題目，注意集中明確，避免籠統和作泛泛而談。他的第一部專著《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1961），就是把孟姜女故事久遠的傳說資料，依照古代、近代、現代的歷史脈絡梳理下來，並且分成七章按先秦至民國依次記孟姜女故事的形態和變化，無疑是一部孟姜女故事流傳過程的編年史，成了該題目研究史上罕見的一種專著。

從橫向上看，每一時代的孟姜女故事都有多種民間文學體裁的表現，諸如散文體故事、民歌、說唱本、戲曲等多種形態，甚至有圖畫、石刻、墓碑等形式。

李福清研究方法的特點是佔有資料力求詳盡，分析和處理材料力求細緻，面面俱到，作深廣的開掘，然後從小題目的論析，逐步提升到學術上的大道理，可以說，他先是「小題大作」，之後又把「小題大做」，即所謂「由小見大」，從孟姜女故事一個具體題目，得出中國民間文學流傳上的一般規律和總的理論問題的結論。

李福清在作了這樣細緻的歷史考察之後，就得出有根據的結論：1. 中國民間文學（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最富有生命力（孟姜女故事流傳了13個世紀，經久不衰）；2. 在中國，人民所喜愛的故事情節往往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和體裁。

正如作者所說，他解答了兩個問題：1. 一個故事情節在口頭傳說中可以存活多長時間；2. 一個故事情節在各種體裁中可以有多少不同的表述。

第一個問題有俄羅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像中國那麼久遠的記錄。他把敦煌孟姜女變文的情節與現代流行的民間孟姜女故事加以比對，發現該故事至少存活了一千多年。第二個問題，中國漢族

15 李福清、王樹村、劉玉山編選，《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

16 李福清著，李明濱編選，《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頁443-466。

17 季塔連科主編，《中國精神文化大典》第3卷（2008），轉引自李明濱，《中國文學俄羅斯傳播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附錄參考書目。

18 據密麗班德《俄羅斯東方學家》統計（莫斯科，2008），參閱李明濱，《俄羅斯漢學史》（北京：大象出版社，2008），頁109-110。

民間文學有一個特點：同一個情節在各種體裁中反覆出現。如孟姜女故事，有民歌、鼓詞、彈詞、寶卷，還有地方戲等等，可以研究這個題材在各種體裁中情節如何變化，有了這樣的研究基礎，李福清就能有根有據地對中國的同行學者，從老前輩顧頡剛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民間文學史》（1958年）的作者們提出質疑、論駁，甚至指出某些謬誤。這是專著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李福清引起我國學者重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比較研究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後，俄國文藝界重視藝術性已蔚然成風，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界對藝術性、藝術方法的理論問題也作了比較切實的研究。不但有俄國的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而且有西方的藝術理論、藝術方法論問題。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文學界對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也發生了強烈的興趣，有使用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的和資訊理論方法的；心理學、社會學、價值學等觀點的文藝著作也有不少種類問世。李福清的神話專著成書於70年代，恰好是這種變化的一個鮮明的例證，尤其是普遍使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它表現在論析中國章回小說的兩部專著中。

1. 形式主義的結構分析

用結構分析來作比較研究。他在博士論文即專著《中國的講史演義與中國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1970）就是成功的例證。《三國》故事在作家文學作品和民間文學各種口頭創作體裁中有多少變異，該書通過對比研究，便顯得極為清楚。

他用結構分析的方法，把一個故事（段子）分成若干最基本的情節「成分」——包括時間地點（或場面）、人物（多少）、動作、彼此發生的聯繫等，即「情節素」。同一個故事的其他異文、異體也劃分成細小的情節素，然後放在一起對比研究。這樣，內容相同的故事，其表現手段（藝術手法）的異同，就看得很清楚。李福清的獨具匠心，也使人明顯感到用結構分析的方法來比較研究作品的藝術手法會更加切實。

即以諸葛亮去探望病中的周瑜為例。他把《三國演

義》第49回的這一段子分成26個情節素，而在幾位民間說書藝人的講本中，這同一段子分成的情節素數目大不一樣，揚州的康重華是109個，蘇州的唐耿良是60個，蘇州的陸耀良是93個。從對比中看出，說書人講的基本動作均來自《三國演義》，但在講的過程中，結構發生了變化，有的段落被捏合，有的被展開。加強了描寫性，尤其是人物內心的描述。增加間接引語、插敘等口頭說書時所必須的藝術手段。結果作品當然就擴展開來了。

李福清用結構分析法不但說清了書面文學對口頭文學的影響，而且具體探明了書面文學是如何利用民間文學中的情節、藝術手段以及語言的。然而作者並不限於表現形式上的研究，而是仍然要談思想內容。他所實行的系統研究方法，就是把作品當作一個系統，從思想內容、語言以及其他各種表現方法都加以研究。

應該說，結構分析和系統分析是他進行比較研究時在方法論上兩個最值得指出的特點。

2. 用人物形象的外形作對比

從形貌的前後變化來作比較研究。另一部專著《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1979）。他從神話人物（伏羲、女媧、神農、大禹等）開始，包括七種宋元平話，直到《三國演義》和明代的神話小說，都作了比較研究，主要論題是探討人物外貌描寫的演變，從動物形態、半人半獸形態到完全的人身外貌，研究小說人物怎麼保存古代人物的某些外貌特徵。

該書的特色，正如馬昌儀所概括，是從人物肖像描寫入手追蹤中國章回小說的緣起。「中國小說向以肖像描寫見長，歷代評家、注家（如胡應麟、馮夢龍、金聖歎等）對此有過許多精采的評述。對於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帝王的相貌特徵，史書、緯書、歷代筆記小說中也不乏記載。但是，專門從人物的肖像描寫入手，對自遠古神話開始，到14-16世紀講史演義與章回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特徵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揭示二者的淵源關係，從邏輯概括的角度展示人物形象以及藝術思維的發展演變過程的，卻自李福清始。《從神話到章回小說》把我們帶進一個嶄新的、過去極少有人涉足的領域」。¹⁹

該書的「人類始祖伏羲女媧的肖像描繪」一章，²⁰

19 同註4。

20 同註4。

對伏羲和女媧肖像的分析便是突出的例子，也是該書的重要內容。作者在「審視起於太古時期、止於古代的講史演義中的人物肖像」後，得出結論：「中國對文化英雄的理解通常表現在對神話人物的肖像描寫上。」而其變化過程為「神話性英雄從獸形變為人獸合形，最終變為完全的人形」。

此外，「古代神話人物的肖像屬於典型的表態描寫」，然後發展到後期，在「章回體的講史小說中，就有了情態肖像」，「這種肖像情態的加強，是文學中已具有個性特徵的現代型英雄人物的概括反映的萌芽」。

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李福清幾次談到，他研究神話人物肖像，是受了北大季羨林先生一篇文章的啟發。季羨林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裏的印度傳說〉（1949）一文²¹中曾引用《春秋緯合誠圖》所載一則材料：「伏羲龍身牛首，渠肩達掖，山日角，目珠衡，駿毫翁鬣，龍唇龜齒，長九尺一寸」，認為「緯書時代所記大人物像貌奇異怪誕，事實決不可能有的」，都是從印度傳說中來的。李福清由此注意神話人物像貌，進而去查緯書，終於有兩大收穫。一是發現了緯書的妙用。他說在其他古籍裏「沒有找到古代中國人想像伏羲外貌的任何線索」，而緯書中「提到的神話未必是緯書作者們想出來的，極有可能是他們……採用了起源於古代神話和傳說的傳統觀念」。這樣，緯書「對於我們這個論題特別有意義」，因為「緯書……提供了從伏羲開始的神話人物的更詳細的形象描繪」。二是發現了伏羲這位「始祖的純獸形形象」。²²他進而闡明，中國許多神話始祖在他們以人形或人獸共體出現以前，都經歷過一個純獸形階段。這無疑是重大進展。

正因為廣泛分析對比了豐富的神話資料，在此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李福清才能把中國神話從總體上分成四大體系，即中國遠古神話、道教神話、中國佛教神話和後世民間神話。²³

其實，在早期他也是依據比較的方法發現了在我國已失傳了的一個《紅樓夢》抄本。「1963年初，我到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學、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裏收藏的敦煌文獻。孟列夫說他發現了新的變文，還有其他友人說發現了別的文獻。我很羨慕他們。我就想，我是否也試著作一點調查，也許能發現什麼孤本。後來我拿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比較，發現了1832年一位留學生庫爾良采夫從中國帶回的《石頭記》八十回抄本」。1986年，這部書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稱為『列藏本』。²⁴

（三）田野調查

李福清從進入中文專業學習起，就養成了重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從當年千里迢迢到聖彼得堡橫跨歐亞大陸來到中蘇邊境的東干族居住區採錄民間文學，到近年由俄國遠渡大洋到臺灣採集原住民的口頭文學創作，他都認真做著這項腳踏實地的工作。他回憶當年說道：

我來到吉爾吉斯一個甘肅回族人居住的集體農莊，叫米糧川。與農民一起勞動，學會話。第一次聽到各種中國的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賣麵、孟姜女哭長城、韓信傳說、「男學生與女學生」（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由此，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發生了興趣。我把他們的傳說、故事和民歌記錄下來。1953年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亞，繼續學習甘肅話、陝西話，並且專心搜集民間文學的口頭資料，作記錄既用拼音，又用漢字。大學的年級論文和畢業論文，我用上了搜集的這些材料，四年級的論文是〈東干傳統民歌初探〉（1956年在《蘇聯東方學》發表）。五年級畢業論文是《中國成語、諺語和歇後語》，既參考中國出版的書籍，也用了自己搜集的材料。1958年在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簡報》發表的〈韓信傳說——東干人中流行的中國歷史傳說之一〉，

21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87-94。

22 同註4，頁19。

23 李福清，〈中國神話〉，《世界神話百科辭典》上冊（莫斯科，1980）；中譯文見李明濱，《中國文學在俄蘇》（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頁99-101。

24 影印本書名《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共6冊。

把我在米糧川記錄的傳說與書面材料作了比較研究。我的記錄可以說是最早的。1977年，我與兩位東干學者合作，選編了《東干民間故事傳說集》。我用我記錄的《白袍薛仁貴》與平話《薛仁貴征遼事略》、章回小說《薛仁貴征東》、薛平貴戲作比較，探討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一些故事情節由平話演變為小說，從小說演變為說書，又從專業的說書返回到民間流行的故事這樣一個有趣的迴圈發展過程。²⁵

至於赴臺灣的調研，他說得更為形象和充滿艱辛，我「研究臺灣的原住民（大陸總稱高山族，實際上是9個不同的民族）民間文學研究，到臺灣之前，我對那裏的原住民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後來我從調查布農族開始，發現布農族民間文學非常原始，比臺灣其他原住民還原始。布農族沒有什麼神，直到日據時期部落也無頭目，他們不但跟其他臺灣原住民一樣沒有笑話、謎語，甚至連諺語也沒有，民間故事也很少，有時可以看到由神話演變出來的民間故事。他們的神話故事情節簡單。我一共搜集了一百五十個神話故事，後來我又調查了原住民部落，寫了一些文章。」²⁶

他的閱歷是如此豐富，成就是如此巨大，誠如他的導師蘇聯漢學家阿翰林曾經說的：研究外國文化的人，如若能得到對象國的認可，那就是莫大的榮幸。李福清院士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為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付出了畢生的心力。無論作為個人幾十年的老友，還是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他都值得我們永遠的紀念。

四、附錄：主要著譯目錄

（一）專書

1. 《中國民間故事選》（編譯）（莫斯科：國家文藝出版社，1957）。
2. 《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1961）。

3. 《中國歷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口頭傳說與書面的《三國演義》》（莫斯科：蘇聯科學院東方學所博士論文，1969）。
4. 《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0；中文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越南版，河內，2002）。
5. 《中國民間故事》（新譯本的選編、翻譯、注釋）（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72）。
6. 《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9）。
7. 《八仙》等有關中國神話的二百餘詞條，《世界各民族神話百科全書》上、下冊，1980-1982年。
8. 《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列寧格勒：阿芙樂爾出版社，1991）（與王樹村、劉玉山合編）。
9. 《中國現代文學在蘇聯》（臺北縣：淡江大學出版社，1991）。
10. 《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與李平合編）。
11. 《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12. 《李福清中國民間年畫論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2）。

（二）論文

1. 〈中國文學的新英雄——評俄文版《新兒女英雄傳》〉，《新世界》1952.10：253-255（與B.謝曼諾夫合作）。
2. 〈中國對民間文學的搜集和研究〉，《文學問題》1957.5：207-210。
3. 〈後羿的故事〉（翻譯），《東方叢刊》第1集（莫斯科：國家文藝出版社，1957）。
4. 〈論劉白羽的創作〉，《人民民主國家作家論》第3集（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1959），頁72-103（與H.巴拉舍夫合作）；《文藝理論批評》2008.1：46-52。

25 李福清，〈我的中國文學研究五十年（代自序）〉，《古典小說與傳說》。

26 李福清，《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民間文化研究》（臺中，晨星出版社，1998）。

5. 〈中國諺語是研究人民世界觀的材料〉，《蘇聯民族學》1960.1：38-59；《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頁 254-273。
6. 〈中國各民族的故事〉（翻譯），《中國各民族民間故事》（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61）。
7. 〈中國俗諺〉（翻譯），《東方各民族俗諺集》（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1961）。
8. 〈中國話本〉，《外國文學》1963.5：265-267。
9. 〈未聞的《紅樓夢》抄本〉，《亞非人民》1964.5：121-128（與 JI. 孟列夫合作）；日本《大安》，1965 年第 1 號（節譯）；全譯本見《明清文學語言研究會會報》1965 年第 7 號，頁 1-17；《《紅樓夢》版本論叢》（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67），頁 352-356；胡文彬、周雷編，《紅學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頁 244-260；北京《紅樓夢學刊》1986.3：7-27。
10. 〈中文手抄、木刻珍本尋訪記〉，《亞非人民》1965.3：243-247；北京《漢學研究》2006.9：73-81。
11. 〈中國章回小說及通俗文學書目補遺：根據俄羅斯所藏資料著錄〉，《亞非人民》1966.1：204-222；臺北《漢學研究》（1993.12）：325-360；《古典小說與傳說》（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41-389。
12. 〈中國評話的語言與風格的研究問題〉（論文提要），《遠東文學的理論問題》（列寧格勒，1968）。
13. 〈中國古代神話與敘事小說的演變〉，《中國古代文學論集》（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9），頁 6-41。
14. 〈文學作品及其在民間的異文〉，《東方文學理論問題》（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9），頁 324-332。
15. 〈論中國章回小說語言形象的特點〉，《遠東文學研究理論問題》（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0），頁 88-94。
16. 〈從民歌到抒情詩——評李謝維奇《中國古代詩歌和民歌》〉，《文學問題》1970.10：213-216。
17. 〈中國民間文學作品的記錄者——B.M. 阿列克謝耶夫〉，《中國文學與文化》（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2），頁 82-93。
18. 〈漢族民間故事的人物和情節〉，《漢族民間故事》（新譯本）「序言」（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72），頁 5-24；《中國神話故事論集》（1988），頁 199-217。
19. 〈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東方的詩歌與小說》（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73），頁 251-260。
20. 〈中國的諷刺作家老舍〉（烏克蘭文），老舍《月牙兒》「序」（基輔：第聶伯出版社，1974），頁 5-14。
21. 〈說唱藝人石玉昆和他的清官包公及俠義故事〉，石玉昆，《三俠五義》（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74），頁 5-18；《曲藝藝術論叢》1982.3：83-92；《漢文古小說論衡》（1992），頁 150-164。
22. 〈中國散文（4-18 世紀）〉，《遠東古典小說》（1975），頁 21-36；《漢文古小說論衡》（1992），頁 31-50。
23. 〈蘭陵笑笑生和他的長篇小說《金瓶梅》〉，《金瓶梅》（俄譯本）第 1 卷（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77），頁 3-21；1986 年第 1 卷，頁 3-24；《文藝理論研究》（中文節譯）1986.4：80-84；《金瓶梅》資料匯錄（合肥：黃山書社，1986）；《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頁 1-22。
24. 〈中國歷史演義中的文體問題〉，《書面敘事作品典籍》（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8），頁 162-189；《漢文古小說論衡》（1992），頁 51-76。
25. 〈研究元曲的力作〉（評索羅金的《元雜劇研究》），《遠東問題》1979.4：179-182；《中國文學》（美國）4:1（1982）：104-108。
26. 〈中國神話〉，見《世界各民族神話百科全書》第 1 卷（莫斯科：蘇聯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頁 652-662；1987 年第 2 版第 1 卷，頁 652-662；1991 年第 3 版第 1 卷，頁 652-662；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82.2：47-52；《中國神話故事論集》（1988），頁 84-97；布達佩斯《神話百科全書》（1988），頁 387-456。
27. 〈中國長篇小說《好逑傳》（即〈無與倫比的婚姻〉）片段〉（原文及注解），《1832 年之前的北方之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0），頁 344-349。

28. 〈中國章回小說的形成〉，《亞非長篇小說的起源》（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0），頁 151-178。
29. 〈《聊齋志異》及其作者〉（烏克蘭文），蒲松齡《僧術集》（基輔：第聶伯出版社，1980），頁 5-21。
30. 〈B.M. 阿列克謝耶夫著作中的中國民間神話〉，《中國傳統文化》（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3），頁 68-74。
31. 〈碾玉觀音〉，《宋代傳奇與話本集》（基輔：第聶伯出版社，1983），頁 5-28。
32. 〈蘇聯漢學圖書館藏的中國章回小說〉，《漢學圖書館——蘇聯中國學資料庫》（莫斯科：蘇聯科學院情報研究所，1983），頁 45-84。
33. 〈馮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文學報》1983.2.23；莫斯科《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1984）；《憶》（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85）。
34. 〈蘇聯讀者與美猴王孫悟空重逢〉（中文），《蘇聯婦女》1983.6。
35. 〈蘇聯對中國古神話的研究〉（中文），《文學研究動態》1984.7：34-36；1984.11：28-37。
36. 〈《三國演義》及其作者羅貫中〉，《三國演義》（俄譯本）（莫斯科：文藝出版社，1984），頁 3-20；成都《三國演義學刊》1986.2：355-367。
37. 〈論長篇小說《金瓶梅》的中國圖書裝幀和插圖〉，《金瓶梅或者西門和他的六個女人的奇異故事》「序言」（1984），頁 485-503，507-522；（1988），頁 485-503，507-522。
38. 〈中國文學家在莫斯科〉，《蘇聯婦女》1984.5。
39. 〈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5-26（與孟列夫合寫）。
40. 〈《紅樓夢》年畫在蘇聯〉，北京《美術研究》1986.2：62-69。
41. 〈中國神話論——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俄譯本再版後記〉，《中國古代神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7），頁 378-477，478-506。
42. 〈中國活神話比較研究〉，保定《民間文學研究》1987.1-2：73-83。
43. 〈紅樓夢——祝蘇中聯合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蘇聯畫報》（中文版）1987.4。
44. 〈《三國演義》外國研究補遺〉，《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在國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頁 46-53。
45. 〈《聊齋志異》外文譯本補遺〉，《文學遺產》1989.1：127-132（與王麗娜合作）。
46. 〈1990 年中國民間年畫的新發現〉，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90.5：4-10。
47. 〈中國的年畫〉，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90.2：93-94。
48. 〈中國年畫及其俄國收藏者〉，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90.1：6-14。
49. 〈中國年畫在蘇聯〉，香港《明報月刊》1992.2：20-24。
50. 〈《三國志平話》中的民間 事詩母題〉，上海《中華文史論叢》49（1992），頁 165-196。
51. 〈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概況〉，《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1992），頁 321-327。
52. 〈中國古代神話與章回小說〉，臺北《漢學研究》11：1（1993）：361-382。
53. 〈《姑妄言》小說抄本之發現〉，臺北《姑妄言》10（1997），頁 3053-3057。
54. 〈《紅樓夢》在俄羅斯〉，見《紅樓譯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頁 459-468。
55. 〈第一位收集中國年畫的學者阿列克謝耶夫〉，《歷史、文學、藝術通報》第 5 卷（莫斯科：科學出版社，2008），頁 180-200。
56. 〈與眾不同的俄羅斯漢學研究與收藏家康·安·斯卡奇科夫〉，《開闊的科學地平線：紀念謝·列·齊赫文院士 90 壽辰》（莫斯科：歷史思想文獻出版社，2008），頁 534-554；北京《文獻》2009.1：57-76。